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

第三回 王書手報恩嫁女 濟小塘擇日完親

話說王太受了家童的密計，等到次日早飯以後，走到前邊與小塘閒談。小塘說：「賢東這幾日常在家中，外邊無有事麼？」王太說：「卻無什麼正事，只因敵友相托一言，甚難處理，我這個朋友與我同姓，年過五旬，只有一女，雖然不是出色，也算是才貌無比，如今年方二八，正宜求聘，不論本京、外省定要尋一個飽學秀才。恩人你說這事如何替他去做？」家童在旁說：「王大爺，這門親事何不給我相公說呢？」小塘說：「好狗才，誰叫你在此多言！」王太明知故問，說：「恩人當真還未完婚事麼？」小塘說：「實不相瞞，只因功名未遂，苦守寒窗，二十有五載了。」王太說：「相公，你這就不是了，常言說得好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功名雖然要緊，自有遲早不同，以有限之光陰，往再坐廢，豈不甚為可惜，不如俯就這段良緣，倒也使的，還請恩人三思。」小塘聽罷，心中想道：看來王長者之言皆是正理。我想家中又無父母兄弟，就在此作親倒也可以。想罷，開言說：「賢東之言使學生茅塞俱開，但恐貴友豪富，不肯招此窮酸耳。」王太見小塘有了口氣，乘勢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昨日我出監之後，前去看望敵友，他尊相公為人，就有許親之言，方才老漢不敢直言，恐相公不允，難收口耳。今若此，待我看個吉日，就下定禮。」言罷拿過曆書一看，說：「恩人，明日初七就是下聘的日子，十二日乃嫁娶良辰，事不宜遲，相公快拿聘禮過來，我好送去。」

小塘連忙打開箱子，取出一對碧玉妃塊交與王太。王太辭出來，到後邊暗把家童叫進去，說：「如今親事已成，到過門的時候難道還能哄他不成？」家童說：「你老放心，我已籌計停當，到過門的時節，只用黃昏之時，叫我相公上了喜轎，抬出去多繞幾條街再抬回家來，進門之時放著轎簾，他又從來沒進內宅，那裡認的？他若要見丈人、丈母，只說京內風俗，頭一日忌相見面，等他與姑娘入了洞房成了夫婦，次日見面也就沒的說了。」王太夫婦聽了心中大喜。

到了次日，煩人寫了一張嫁娶良辰，後面寫著此日完親，男者忌見丈人丈母。王太親自交與小塘，小塘也甚歡喜。轉眼之間到了十二，王太在外邊僱下花轎、燈籠火把、樂器等類，到了黃昏之時，齊到門前，王太走進書房，看看小塘更完衣服，送在門外打發上轎而去。鼓樂喧天在街上轉了幾個灣子，復又抬將回來，把轎抬在大門以裡，燈籠散去，王太才請小塘下轎，黑夜之間小塘那裡認的，跟王太進了內宅，見堂前輝煌，擺著香案。王太說：「相公，岳父岳母今日不宜相見，已經托我夫人主婚。」言罷，叫馬氏撫出新人，拜了天地，送入洞房，轉身而去。

且說小塘與玉容小姐一夜情景難以盡述。到了次日清早，小兩口起來梳洗已畢，小塘出了房門，抬頭一看，見王太夫婦坐在堂前，連忙上前，說：「老賢東為何來的尚早？」王太說：「我還未曾出門，這話從何而來？」小塘並不驚忙，復又言道：「老賢東，煩你把我岳父岳母請來，我好拜見。」王太說：「恩人，你那岳父岳母沒有工夫，說是叫我夫婦二人替他受了禮罷。」小塘說：「這事如何使的，還是請來為是。」正然間就看兩個家童在旁亂笑，小塘說：「沒規矩的狗才，在此笑的什麼！」正然怒罵，玉容走到跟前，說：「爹，娘，如今不必隱瞞，將此事說明了吧。」小塘聽見這話越發糊塗，呆呆的只是等著。王太將那始末情由說了一遍，小塘半信半疑，走到前邊看了一看，依舊還是舊的住處。自己不覺失笑，反身進來，說：「房東既要成全此事，何不明言？」王太說：「恩人你曾說過，君子施德不望報，我若明言，此事難成。略施小計才能得報大恩。」小塘聽罷倒身便拜，王太夫婦受了兩禮，小塘從此安心樂業以待下科。住了月餘自覺盤費短少，岳父又不從容，無奈寫了一封家書，叫家童回家折變產業。

這家童去了半載。一日回來，見了小塘說：「小人到家把書信與大爺看了，大爺找了一個財主將地當了五百銀子，小人怕路上難走，買了一些人參帶了來了。」說罷，從被套裡一包一包掏將出來，一共五十五斤。小塘一見大怒，罵聲：「不中用的狗才，銀子乃是活物，你買這些東西幾時打發出去？」

正然罵著，王太走來問知情由，說：「賢婿，咱的時運到了，如今人參賣價很高，這些人參足值三千銀子。」小塘聽說大喜，遂將參包交與王太。王太叫家童跟著，找著經紀，會了鋪家，每兩六換，除了花消，淨落銀子三千。小塘也給家童娶個媳婦，又買了兩個使女，王太用兩千銀子在關東販買貨物，數次賺了五萬多兩，從此就在尚家衙門開了一座當舖，玉容又生一子，起名財哥。小塘到了丁卯年間連場科舉，不料又被嚴嵩所阻。

那日，小塘騎馬走到西四牌樓，見鬧鬧哄哄，軍兵排列，不能行走。不多一時，只見劊子手架著一名斬犯亡命，旗上寫著員外楊繼盛。這位爺仰面朝天不住大笑，看的人等無不落淚。小塘看到這裡心中納悶。只聽眾人紛紛議論說，是因他參了嚴嵩一本，沒有參倒，今被奸臣假傳聖旨問了斬刑，小塘聽到這裡，猛然心中一轉，起了一點修行之心，把那功名就看輕了。從那人空之中催馬出來，回到家裡坐了一會，自己出來，走到街上買了一副道家行頭，回至書房穿帶起來，走到院中。王老者一見，說：「賢婿真會取笑了。」小塘說：「並非取笑，小婿實要出家，就此告別了吧。」王太看小塘的光景非有虛言，連忙說道：「賢婿，我夫妻雖然有些不週之處，也當包含一二。」小塘說：「並無不週，實乃心有所感，自欲修行，今立志已決，岳父不必狐疑。」小塘說了這話，一家大小你說我勸，俱皆淚垂，又有財哥拉住衣服，大放悲聲。小塘一見這個光景，自知不能脫身，故意的拍手大笑，說：「我原是試探你們，誰知盡皆當了真了，卻惹一場好笑。」家人聽說，止住淚痕。馬氏說：「姑爺，叫你可騙死我了，快把這宗行頭去了罷！」小塘脫了道衣、道冠，交與丫鬟，馬氏吩咐排酒筵合家暢飲。這日把小塘灌了個大醉，從此門常上鎖，出入皆有人相伴，縱然有翅也不能飛上天去。

這小塘原有神仙的果儀，修道之念一起，早驚動了純陽老祖。這日，老祖正在洞中打坐，忽然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早知其意，說：「柳樹精，你速到北京安定門內尚家衙門顯個手段，把濟秀才領出城來。」柳樹精領命不敢怠慢，一駕雲頭轉瞬就到，從那雲端之中往下觀看。這日小塘與玉容對坐飲酒下棋，柳樹精一見收落雲頭，變了一條板凳放在門前，專等度脫小塘。且說小塘吃的有幾分酒意，猛然抬頭見門外一條板凳三尺多長，一頭青一頭綠，並非家中之物，不由心中猜疑，說：「莫非是我出家心虔，那家仙長變化，前來度我，待我暗暗試探，看是如何？」想罷，說：「那條板凳若是仙家點化，你可動上三動。」柳樹精早知其意，便往前踏了三踏。小塘心內明白，說：「賢妻，你看這條板凳好哇不好？」玉容往外一看，並非家中之物，不由的心內驚疑。小塘說：「賢妻你不知道，這是我的一件寶貝，你看我變個戲法，你們看著。」

說罷，走到跟前騎在凳上說：「你們都看著，我要上天去了。」

玉容與丫鬟見這光景，不禁大笑，小塘說：「賢妻你休要輕視這條板凳，只因我看破紅塵，求道的心誠，所以這板凳前來度我，咱二人的恩愛從今算割斷了。」言罷，把那板凳一拍，不覺不知起在空中，轉瞬不見。玉容一見，面目更色，放聲大哭。一家大小無不垂淚，這且不提。